



上圖為張國燾晚年的照相

細說張國燾(四)

· 費雲文 ·

發展「豫鄂皖邊區」被清剿突圍西竄

自從中共被國民黨清除以後，即積極在各山區邊境發展游擊，組織「紅軍」，出現「蘇維埃」面貌。在李立三負責領導「中共中央」時，曾經頒發過十六個軍的番號，其中以「江西蘇區」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的第一軍一萬五千枝槍，「豫鄂皖邊蘇區」鄧繼勛的第四軍一萬枝槍，以及「湘鄂西蘇區」賀龍的第二軍七千枝槍最具實力；並且已形成一些縣級和鄉鎮級的「蘇維埃」政權。這些游擊區受到國軍和地方政府的清剿壓力，常常大聲疾呼的要求「中共中央」給予人力物力的支援。因此，如何加強「蘇區」和「紅軍」的領導，成爲「中共中央」的迫切問題。

於是，周恩來提出具體計劃，經議決通過：

「中共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蘇區」，由向忠發、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等領導前往；另在「豫鄂皖」和「湘鄂西」兩個「蘇區」，設立「中央分局」：「豫鄂皖」由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前往主持，「湘鄂西」則由原在那裏的夏曦、關向應主持。

當時，「豫鄂皖」包括兩個「小蘇區」：一是以鄂東黃安縣的七里坪爲中心，包括黃安、麻城、光山、羅山四個豫鄂交界的一部份鄉區；一是以皖西的金家寨爲中心，包括六安、霍山、商城三個豫皖邊境的一部份鄉區。

民國廿(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張國燾到達黃安，以中共「豫鄂皖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實施「中共中央」交付他的任務：「擴大此一蘇區根據地，建立堅強的蘇維埃政權，壯大紅軍，以期配合中央(江西

蘇區和其他各蘇區一致行動，爭取更大的勝利」。

十一月七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主席，張國燾和項英當選爲副主席。

張國燾努力的目標，政治經濟方面爲：

- (一)糾正亂打土豪作風，改善赤區與白區關係。
- (二)清除土匪作風，注重政治紀律。
- (三)厲行增產節約，(先從廣植蔬菜雜糧着手)，解救糧荒。(不專靠打土豪式的搶劫沒收)。
- (四)實施新經濟政策：取消限價，獎勵經商，活躍市場，提高糧食價格，輸出土產品，建立稅收制度，發行紙幣。

(四)改革土地分配辦法：分配的標準，不是平方面積，而以土地收穫量所值市價爲本。

他以宣導與開會檢討等手段貫徹他的做法，兩年以來，雖然有點「進步」；「紅軍」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月可以領到一元銀元的零用錢，「蘇維埃銀行」也經常存有五十萬斤以上的食鹽。可是，當他問起老農民的感想時，老農民們却以爲：「這比從前所看到的白蓮教、白狼、紅槍會的造反舉事，雖有不同；比較民國十六年的『農協運動』也有進步；但畢竟距離安居樂業和天下太平還太遙遠呢！」

軍事方面，他根據各部隊的戰力素質與軍事幹部的能力操守，加以改編調整，以徐向前接任紅四軍長，負主要責任，調原紅四軍長鄭繼勛爲新成立的第廿五軍長，由「豫鄂邊區」調往「鄂皖邊區」；並以整肅手段，整肅在「鄂皖邊區」活動，有「軍閥作風」的師長許繼盛。

他和徐向前合作，利用「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國民政府蔣主席一度引退的機會，以掌握機動的內線作戰戰法，和圍點打援，夜間奇襲等偵技，一再各個擊破的擊敗前往清剿的國軍；並且攻陷湖北的蕪水、英山、廣濟、黃安、河南的商城、安徽的六安、霍山、霍丘、正陽關等城鎮，極具猖獗燎原之勢。

於是，我中央政府乃于民國廿一（一九三二）年五月廿一日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對「豫鄂皖邊區」的「紅軍」，作大規模的圍剿。

圍剿的部隊達卅二萬人，豫鄂方面，由劉峙

負責指揮，轄有六個縱隊和預備隊，而以第二縱隊陳繼承部（轄黃杰、李玉堂、李思愬、陳耀漢等四個師及二個騎兵旅），以及第六縱隊衛立煌部（轄李默庵、蔣伏生二個師）爲主攻部隊。鄂皖方面，由王均負責指揮，轄三個縱隊及預備隊：第一縱隊徐庭瑤部（轄一師「獨立旅」）第二縱隊王均部（轄王均、曾萬鍾二師）。第三縱隊胡宗南部（轄第一師及梁冠英一個師），以分進合擊戰法，對整個「豫鄂皖蘇區」加以圍剿。

鄂皖方面，于六月十七日開始進攻，以克復霍丘縣城，確實佔領津河西岸爲首一目標。經過一番激戰，徐庭瑤部于七月十二日攻克霍丘縣城，徹底擊潰鄭繼勛的「紅廿五軍」。（鄭軍僅存殘部千餘人，縮編爲一師，鄭本人則以戰法失誤被免職，而以蔡申熙接任師長）此一勝利，關係民心士氣極大。卅日，再攻佔金家寨北面交通要道葉家集。

第三縱隊胡宗南部，則自克復六安、霍山、青山鎮一帶，肅清津河東岸後，復渡河西進，發動總攻；皖西「紅軍」，紛紛竄逃獨山、石婆店一帶。（胡部第一師于任務完成後，調豫南歸豫鄂方面劉峙指揮，第三縱隊由梁冠英負責）。

王均再接再厲，下令所指揮的三個縱隊，繼續以金家寨爲目標，入山攻擊，連克獨山、麻埠。

豫鄂方面，由平漢鐵道向東攻擊，以攻克七里坪、新集爲首一目標。當以第二縱隊陳繼承部在北，第六縱隊衛立煌部在南，自八月二日起分進合擊。連克宣化店、河口鎮、黃陂站、潑皮河

、七里坪等地，會攻黃安。

十一日，當第六縱隊的第十師李默庵部由河口向黃安進軍時，遭遇「紅四軍」主力徐向前部激烈抵抗。徐並以其夜晚突襲偵技，反撲第十師，幾乎到達衛立煌總部。幸賴衛本人以及第十師的沉着鎮靜，未受搖撼，天明以後，八十三師蔣伏生趕來增援，一舉破敵，斃傷「紅軍」二千餘人，民兵三百餘人。十三日，再以預備隊八十九師湯恩伯部加入戰場，掩護縱隊左後方安全；第十師與八十三師乃得順利攻克黃安，獲得決定性勝利。

九月八日，「紅四軍」的在豫鄂邊區的最後一個重要中心新集，也爲第二縱隊陳繼承部所攻佔，十三日再克商城。

廿日，著名的金家寨巢穴，也爲第六縱隊衛立煌部所襲克。

當黃安易手之時，張國燾曾在新集附近舉行軍事會議，決定主力突圍西竄的決策，並且留下負傷未愈的卅六團長徐海東爲「豫鄂皖蘇區軍區」的總指揮，全權領導區內所有地方武裝，採取游擊戰術，保衛「蘇區」。

當即揚言併力東下，南渡長江，與「江西蘇區」呼應。實則秘密集中兵力於金家寨，南向英山，以一萬六千人的困獸行動，衝破包圍圈，折而向西，于八月下旬，乘夜暗從平漢路王家店附近越過鐵道，向西北逃竄，擔任掩護過路任務的師長蔡申熙，被國軍攔截部隊擊斃。

西竄後的張國燾、徐向前部，經由隨縣、棗陽、淅川、鄖縣、荆紫關、漫川關、商縣、藍田

、秦嶺山中、子午谷、佛坪、漢中等地，贖隙前進。沿途復遭受國軍十次以上的追剿攔截，其中以在襄陽以南的吳家集一仗最為激烈，損失也最大；共計死亡兵員二千，拋棄傷兵一千。真可謂喪家之犬，到處挨打。

當他們于十一月中旬某一天到達川北通江縣的兩河口後，決定留下經營新的「川北蘇區」。

張國燾統計一下他的實力，原來一萬六千餘人，槍枝一萬二千，機槍一百挺，大小砲三十餘門；在路八十餘日，穿越鄂、豫、陝、川四省，路程五千餘里，遭遇十次以上的戰鬥；祇剩下九千多人，八千槍枝、機槍五十挺了。

建立「川北蘇區」與毛澤

東會師懋功

張國燾在進入距離兩河口一百廿里的黃草壩時，舉行高級軍政會議，決定佔領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三地為發展「蘇區」的核心。當時，川北一帶烟毒頗烈，人民大多懶散抽鴉片烟，各方面都很落後；而「紅軍」本身，也殘破疲乏，亟待休養補充。因此，張國燾以為最迫切的問題，是與四周敵軍暫時休戰，獲得喘息機會；在政治上，應即揚棄「蘇維埃」公式，建立一個為當地人民所擁戴的政權。

因此，他草擬「紅四方面軍入川綱領」，第一部份要求「紅軍」所到之處立即實行：

(一)廢除苛捐雜稅。

(二)減租減息：地租不超過百分四十，年息不

超過百分卅。

(三)保障人民安全：決不任意捕人殺人。

第二部份，是與四川人民共同實行的，如分配土地、職工利益、男女平等、統一稅則、提倡文化教育、反對帝國主義和日本侵略等，最大的特點，是要求全川人民和「紅四方面軍」合組「四川全省人民政府」。

當他們佔領通江、南江、巴中（以後簡稱通南巴）後，就建立各該縣的縣政府；並且嚴格實施禁戒鴉片，以求減少增加兵源的困難。各方面正幹得起勁之際，「中共中央」却自江西來電，對他們脫離「豫鄂皖蘇區」，西行川北，極表不滿，認為是犯了「右傾逃跑主義」的錯誤；並且要求立即放棄「入川綱領」，改用「蘇維埃」政府制度和中共土地革命的一貫政策，又恐怕張國燾堅持己見，不肯讓步，最後竟以撤換張的「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地位為要挾。

張國燾苦思熟慮之下，終於讓步，覆電接受「中共中央」意見，一面宣告修改「入川綱領」，除繼續推行廢除苛捐雜稅等條款外；並號召窮苦農民立即實行分配土地，組織工農自己的「蘇維埃」政府，成為「中華蘇維埃」的一部份。

民國廿二（一九三三）年八月下旬，張國燾在通江召開「川北蘇區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建立一個省級的「川北蘇維埃政府」；張本人則以「軍委會主席」的身份指揮軍隊，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指導省委工作；集黨政軍事權於一身。

張國燾如此出爾反爾的搞政治號召活動，根

本無法激起當地人民的鼓舞參與。當地人民知識水準甚低，從未受過「革命」的洗禮，根本不知共產黨和「蘇維埃」之事；大多數還是受神權命運觀念所支配。談到分配土地，窮苦人民缺乏組織力，不能建立有力的地方武力，地主土豪反而能陰謀詭詐的，一方面造謠挑撥，離間「蘇維埃」政權與人民的關係，一方面却能組成百人以上武裝力量，發動反「蘇維埃」的暴動，使窮苦人民無法抗拒。

經濟方面，除了嚴禁鴉片，有點效果外；整個「蘇區」領土，一片荒涼景象。居民的糧食和其他積蓄，一部份被「紅軍」消耗了，一部份毀於戰爭，加以田蕪荒廢，疾疫流行，到處都是啼痕。

種種因素，根本不能與「豫鄂皖蘇區」相比。只靠軍事上尚有辦法，才能暫時立足。

軍事方面，「通南巴」本來是川軍田頌堯防區，曾經兩次派大軍進攻「紅軍」，都被擊退。張國燾乘戰勝之機，乃一面與漢中的楊虎城部協議互不侵犯，一面集中兵力，襲擊東邊川軍劉存厚的防區，攻佔綏定、宣漢、萬源三個縣城；幽獲萬支槍械，還有設在綏定的兵工廠、軍火車、被服廠和積存的金銀物資。

由於上述幾次戰事的勝利，使「紅四方面軍」增至四萬人；不但重慶、萬縣因而震動，同時也促成四川全省軍隊的聯合行動。於是，劉湘就任四川全省勦匪總司令，分兵五路，向「蘇區」分進合擊。軍委會蔣委員長也在四川設立行營，派賀國光為主任，調遣在天水的胡宗南部和漢中

的楊虎城部，配合劉湘的軍事行動。

戰事一直延展到民國廿三（一九三三）年八月，雖然張國燾仍保住他的「蘇區」；可是，檢討起來，發覺「紅軍」的槍枝彈藥，素質越來越低，實際能夠用於作戰的，祇有兩萬，而且多半是土製貨。同時，糧食和其他生活與戰鬥必需品均感不足；常此死守，絕非辦法；必須另找出路。

恰巧，十月以後，江西「紅軍」脫離瑞金根據地西竄的消息傳到「通南巴」；於是，張國燾決定「放棄『通南巴蘇區』，配合『中央紅軍』，力求向外發展」的方針。

當時，張國燾已經有偵察電台，可以截聽無線電訊。於是，自「中央紅軍」竄至廣西貴州邊境時，偵察電台即能每天偵譯國軍行動的密碼情報，提供「中共中央」，極盡了作耳目的能事。

由於國軍追剿的順利，大量軍隊進入四川；張國燾的轉移行動，不能再緩；於是，他想到在北川（縣域名）以西北地區與「中共紅軍」會師，本欲前往川、陝、甘邊區建立根據地，但願慮駐守天水、廣元線的國軍胡宗南部強大，最後決定由蒼溪地區渡過嘉陵江向西突進。

經過一番苦戰，不但渡過了廣闊急流的嘉陵江，而且攻佔北川縣城和江油、平武一帶地區；張國燾再開會決議即以此處為據點，向川西北、甘南、西康東部發展，建立「川康根據地」，同時，他認為對少數民族，政策的尺度更要放寬；「蘇維埃」組織與分配土地，都不適宜在此號召實施；於是於民國廿四（一九三五）年五月，

在北川成立「西北聯邦政府」，而以「抗日反蔣」為重要綱領。

不久，他得到由江西竄逃的「紅一方面軍」已偷渡金沙江的消息；立即實施策應計劃，將總部由北川遷往茂縣，派主力部隊控制松潘以南險要之地，以防阻已佔領松潘的胡宗南部南下追擊。

六月底，兩部份「紅軍」，終於會師，張國燾也趕往懋功，與毛澤東會晤。

毛兒蓋會議發生歧見衝突

張國燾放棄「川北蘇區」，冒險突圍，與毛澤東會師，是爲了顧全整個中共的大局，是有誠意的。可是，却受到他想像不到的猜忌責難，引起爭執與分裂。

毛澤東所率領的「紅一方面軍」，自江西西行之初，原有九萬人，到達懋功時，僅剩下一萬人，砲都丟光了，剩下少數機槍，沒有子彈，步槍平均每枝祇有五顆子彈；而一萬人之中幹部多士兵少。就是朱德自己，也感嘆「紅一方面軍」祇剩一副骨架了。

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有四萬五千人，兩萬多枝槍，力量雄厚得多，加上張個人在中共的資歷聲望，原超過毛澤東。何況，張過去在「豫鄂皖」與「川北」的政治作爲，早爲「中共中央」所不滿；而張本人對「中共中央」的領導（尤其是蘇維埃政策）也多不滿。凡此，本已經潛存着不和諧的因素。特別是一向缺乏民主素養、不善解決內部爭端的中共；爭執與分裂，成爲必然的結果。

首先，毛澤東、張國燾、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等六個「政治局委員」和「紅軍參謀長」劉伯承，在毛澤東的住所，舉行軍事會議，討論今後動向。當時，共產國際已有電令給毛澤東，叫他們向北前進，以外蒙古爲後方，俾能取得蘇俄的有效支援。（此即所謂「北進計劃」）。毛提出討論，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可是，張國燾却很熱情的說出他的主張，他認爲最好的動向，是前進到蘭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帶，以新疆爲後方，也可收到蘇俄有效的支援。（此所謂西進計劃）但目前最好暫時在川康地區立足，修養整補，訓練騎兵作戰戰術，（因無論北進與西進，均須與西北騎兵作戰。）

會議討論三個小時，未達成具體結論；但大多數支持毛澤東主張，但也未否定張國燾主張；而把決定時機，推後到毛兒蓋集會時再說。可是毛的言談態度，對張多所譏刺；使張覺得很不愉快，以爲毛已在游擊戰中養成一種疑忌心理，不用善意去體諒他的所作所爲。

接着，毛澤東利用「中共中央」到懋功後的第一次出版物「布爾什維克報」，刊載一篇由「宣傳部長」凱豐所寫的「列寧論聯邦」文章，攻擊張國燾所搞的「西北聯邦政府」是違反列寧主義的，是違反「中共中央」的「蘇維埃路線」，無異否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接着，周恩來又來找張國燾，拿出通令全軍的電稿給他看：

「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除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周恩來任副主席外

；加派張國燾同志為副主席，所有軍隊，概歸軍委會指揮。原一方面軍改稱左路軍，由彭德懷、林彪任正副總指揮；聶榮臻、鄧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員。原四方面軍改稱右路軍，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

毛澤東藉掌握「中共中央」的權勢，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以一紙電令，奪取了張國燾控制「四方面軍」的軍權，而使張在促進團結的大前提下，祇好表示贊成。

接着，「軍委會」即下令「四方面軍」放棄已佔據的茂縣、北川，撤往岷江以西，掩護「一方面軍」向毛兒蓋集結。

接着，又讓秦邦憲、張聞天找到張國燾談論，車輪戰的指責張領導「四方面軍」的缺失，認為「四方面軍官兵之間缺乏同志的友愛和說服教育精神，所實行的是軍閥統治」；一面又勸他忍耐，不要提出爭端的問題。

接着，負責特務的鄧發也找張國燾，談起要在「四方面軍」建立政治保衛局工作系統之事。這一次，張却不再忍耐，而嚴詞拒絕了。

此外，「一方面軍」的幹部，也發表些誹謗張國燾的言論，說他是「老機會主義」，為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所不信任。一些派往軍中調查的人，也說他指使「四方面軍」不尊重「中共中央」。

種種事實，使張國燾明瞭毛澤東正聯合張聞天、秦邦憲等留俄派，勾心鬥角的對付他；但他仍想用比較溫和的方法，謀求改進。

一、四方面軍的幹部接觸較多，雙方隔閡也

一天天增大。「四方面軍」的人，多為張國燾鳴不平，陳昌浩甚至坦白的告訴張聞天、秦邦憲：「如果中央歧視張國燾同志，將引起四方面軍的重大反感」。

於是，又由朱德出面調解，提出「軍事統一指揮方案」，以「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的名義發表：

「為了強化紅軍總司令機構，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負責指揮全軍。以後戰略問題由總司令部擬定，提交軍委會和中央政治局核准施行」

張國燾為了促進團結，再度欣然同意，並立即下令由右路軍（原四方面軍）所轄四個軍中，各抽調一個團補充左路軍（原一方面軍）以增加一、四兩方面軍互相瞭解，徹底合作。他本人也未立即自「四方面軍」調入參加「總司令部」工作，祇要求確立「中央軍委會」與「總司令部」的工作程序，劃分其職權；而欲以無我精神，感格他人。

可是，毛澤東破壞此一統一指揮方案，仍以「軍委會主席」地位獨斷一切；並且變本加厲的繼續發動對「四方面軍」的批評攻勢。突然召開「政治局」與「軍委會」的聯席會議，先令徐向前報告「四方面軍」的軍事狀況，隨即由毛本人為批評而批評的指責「四方面軍」，張國燾起來答辯，也孤掌難鳴的起不了作用。雖然此會並未作成任何決議，但顯而易見的毛澤東是用此來打擊張國燾的氣概和聲望。

等到「中共中央」的機構和軍事首腦都到了

毛兒蓋，張國燾再建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以澄清黨內的歧見，檢討黨的全盤工作和當前軍事問題。

毛兒蓋會議實際是在距離毛兒蓋廿里的沙窩召開的，由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秦邦憲、張國燾五人參加，鄧瑞發、凱豐二人列席。事先戒備森嚴，不准張國燾偕同的任何人進入沙窩。

會議開始，即由毛澤東交出一份預先擬好的決議草案，給大家看；要點是：

「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已獲得重大勝利，紅軍在反圍剿中也獲得重大勝利；中央在過去時期中，曾發生軍事路線的錯誤，邊義會議已經適當的將他糾正過來了。邊義會議以後中央所執行的都是正確路線；全黨全軍都應該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奮鬥。」

當時，與會人員面色凝重，惟恐失言干咎，都不肯發言。

張國燾却不甘沉默，但他避免發生意氣爭吵，乃以輕鬆語調，先自我檢討的辯解一下人家對他的誤會。然後申明他要求檢討政治路線，決不等於推翻「中共中央」。接着他表示不同意這項事先擬好的決議事件，張國燾說：

「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而是失敗了。其受挫原因，並不是敵人飛機大炮利害，也不是自己的軍事上失算；而是此一運動不合時宜，不為廣大羣眾所接受。邊義會議肯定政治路線正確，却說軍事路線錯誤，這是倒因為果」。